媽祖傳記素材的幾個問題

蔣維鈞*

媽祖不是歷史名人，所以同時代的典籍也就沒有留下相關的傳記資料。迄12世紀中葉，始出現有關媽祖信仰起源及其身世的文字記載，而其時距媽祖生活的年代已有一百七十多年，且所記又極其簡略。元、明以降，隨袂朝廷對媽祖的不斷進爵加封，人們在頻頻傳播其靈驗故事的同時，也對媽祖的原生形象不斷進行加工塑造。直到明末清初《天妃顯聖錄·誕降本傳》問世後，媽祖形象方逐漸趨於定型化。此後，幾乎所有媽祖傳記文章，皆從〈誕降本傳〉濫觴。這種狀況，迄今猶無多大改變。然此類傳記由於先天素材不足，而襲作者又未能對前人所記作認真考訂核實，故難免造成以訛傳訛、陳陳相因之流弊。為此，拙文試就媽祖傳記的相關素材問題加以梳理，提出探討。

撲朔迷離的家世

媽祖雖被公認出生於趙宋建元之初，但終北宋時期尚無相關的文字記載。南宋著名文學家劉克莊詩云：“君謨與漁仲，亦未嘗旁搜。”⁽¹⁾可見，連蔡襄、鄭樵這些非常熟悉莆田家鄉掌故的學者，都未留下什麼文字記錄。迄今發現有確鑿年代可考的媽祖文獻資料，是南宋紹興二十年（1150）廖鵬飛的〈聖墩祖廟重建順濟殿記〉，其文涉及媽祖身世的僅寥寥數語：“世傳通天神女也，姓林氏，湄洲嶼人，初以巫祝為事，能預知人禍福，既歿，眾為立廟於本嶼。”⁽²⁾從這節記錄看，媽祖原本祇是生長在湄洲島的一位姓林的巫女，至於她的家世則一無所知。此後終南宋之世，儘管媽祖受到朝廷疊疊十多次褒封，香火“幾半天下”⁽³⁾，但宋人筆下的

媽祖身世，仍秉廖氏之〈記〉，未加穿鑿附會。如李俊甫《莆陽比事》：“湄洲神林氏，生而神異，能言人休咎，死廟食焉。”⁽⁴⁾丁伯桂〈順濟聖妃廟記〉：“神莆陽湄洲林氏女，少能言人禍福，歿，廟祀之，號通賢神女。”⁽⁵⁾李丑父〈靈惠妃廟記〉：“妃林氏，生於莆之海上湄洲，洲之士皆紫色。”⁽⁶⁾黃巖孫《仙谿志》：“本湄洲林氏女，為巫，能知人禍福，歿而人祠之，航海者有禱必應。”⁽⁷⁾

有關媽祖的出身家世的記載是待到元代媽祖被進爵為天妃之後，才逐漸浮現出來。先是大德七年（1303）黃淵在〈聖墩順濟廟新建蕃釐殿記〉中以“赫赫公家，有齊季女，生也賢哲，岳鍾瀆聚”的詩句⁽⁸⁾，暗示媽祖出身於望族世家。繼之又有人進一步把黃氏詩句坐實為“興化都巡君之季女”⁽⁹⁾、“都巡檢孚之第六女”⁽¹⁰⁾，“都巡檢願之季女”⁽¹¹⁾

* 蔣維鈞，福建省媽祖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員，《莆田市文史資料》主編，福建省閩臺交流協會高級學術專員。本文為作者應邀參加2001年10月澳門媽祖文化旅遊節舉行的“媽祖文化研討會”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）所提供的論文稿。

等。對於媽祖的身世由普通民女改為士族淑女一事，明人周瑛早有批評：“予少時讀宋郡志，得紹熙初本，亦稱妃為里中巫。及再見延祐本，稱神女。今續志皆稱都巡檢願女，漸失真矣！”⁽¹²⁾

以上元、明史料雖為媽祖改造了出身門第，但尚未有族譜世系的記載。首次把湄洲林氏家族與莆田唐九牧林氏聯繫起來，並詳列其世系的，是清初的〈天妃誕降本傳〉：“始祖唐林披公，生九子，俱賢。當憲宗時，九人各授州刺史，號九牧林氏。曾祖保吉公，乃邵州刺史蘊公六世孫州牧圉公子也，五代周顯德中為統軍兵馬使。時劉崇自立為北漢，周世宗命都點檢趙匡胤戰於高平山，保吉與有功焉。棄官而歸，隱於莆之湄洲嶼。子孚承襲世勳，為福建總管。孚子惟慤，諱願，為都巡官，即妃父也。娶王氏，生男一，名洪毅，女六。妃其第六乳也。”⁽¹³⁾以上所記世系存在兩個問題：一是自蘊至圉之間有四世名諱不詳；二是保吉參加的高平山之戰（954）距媽祖誕辰僅六年，太不可思議。因此，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莆田林氏族人林清標，特作〈天后本支世系考〉一文，重新考定自“九牧林”始祖至媽祖之兄歷八世：披一蘊一願一圉一保吉一孚一惟慤一洪毅，並增“圉仕閩王審知為州牧”，刪保吉為後周統軍兵馬使和參加高山之戰一段以及孚之“承襲世勳”。⁽¹⁴⁾經林清標訂正的這個世系表，幾乎為其後的所有媽祖志書、傳記、畫冊（軸）等著作所引用。然而，這個世系資料是經不起認真推敲的。首先，據地方誌和族譜所載，林披於唐天寶十一年（752）明經及第，距圉仕閩王的上限（即王審知首封閩王時）909年，前後歷四代，時間跨距長達二百零七年；而自圉下延至洪毅，頭尾歷五代，時間跨距僅五十一年，像這樣世歷與時歷關係的嚴重失衡，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。其次，自圉而下四代人的官職顯然也是後人憑空捏造的，其理由是：1）閩王僅領福、汀、漳、泉四州，史籍所載州牧名錄中並無林圉其人；2）保吉的“後周統軍兵馬使”被除後，既未安排新職，又稱其“棄官歸隱”，顯屬含混其辭；3）林孚的“福建總管”更是空穴來風，因為王氏領域祇有福建一路，他怎麼可能

再封一個異姓的“福建總管”呢？4）惟慤的都巡檢也靠不住，即據《興化府志》等記載，北宋至太平興國八年（983）興化軍治移到莆田縣後，才設置屯駐、駐泊巡檢各一員，所在地分別是迎仙寨（今江口鎮）和吉蓼（今忠門鎮）；至於都巡檢，則福、興、漳、泉四郡才置一員，更不可能設在湄洲島或賢良港，況且此兩地也從未有都巡檢衙門遺址之傳聞。

綜上，明清之際族譜所載的媽祖世系是不可靠的，尤其關於歷祖官職的記載更是後人出於儒家門第觀念而隨意編造，完全脫離了史實。但湄洲林氏家族出自“九牧林”第六房蘊公之後則大致可信。案：林蘊（770 - 約820），字復夢，唐貞元四年（788）明經及第，官終邵州刺史，《新唐書》有傳。蘊因冒死抵抗四川節度使劉闢叛變朝廷而被朝野譽為忠烈之士，其後裔所居之莆田南部連帶湄洲島的地方俗稱“忠門”，這個地名一直沿用至今。再則自蘊及第至媽祖出生歷七世，為時一百七十二年，平均每世近二十五年，亦符合推算世系年限的常規。

歷史附會的生平

關於媽祖的生平事蹟，南宋的記載均極為簡略，概言之僅一句話：以巫祝為事，常為人預測吉凶禍福。元人亦沿宋說，未敢添枝加葉，敷衍成篇。宋、元儒者對媽祖由巫而神亦表示理解，如黃公度〈題順濟廟〉詩：“平生不厭混巫媪，已死猶能効國功。”⁽¹⁵⁾元代詩人洪希文〈題聖墩妃宮〉詩亦有“忠孝許入巫咸班”⁽¹⁶⁾之句。對於這些詩句，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其為媽祖生活在巫俗盛行的時代，為了行善濟世，不得不混跡於巫媪的行列。

對媽祖形象進行全面、系統的加工塑造，始於明代“三教合一”盛行之時，如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·天妃娘娘》：

妃林姓，舊在興化路寧海鎮，即莆田縣治八十里濱海湄洲地也。母陳氏，嘗夢南海觀音與優鉢花，吞之已而孕，十四月始免身得妃，以唐天寶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誕。誕之日異香聞

里許，經旬不散。幼而穎異，甫周歲，在襁褓中見諸神像，又手作欲拜狀。五歲能誦《觀音經》，十一歲能婆婆按節樂神，如會稽吳望子、蔣子文事。然以衣冠族，不欲得此聲於里閭間。即妃亦韜跡用晦，櫛沐自嗛而已。兄弟四人業商，往來海島間。忽一日，妃手足若有所失，瞑目移時，父母以為暴風疾，急呼之。妃醒而悔曰：“何不使我保全兄弟無恙乎？”父母不解其意，亦不之問。既兄弟羸勝而歸，哭言前三日颶風大作，巨浪接天，弟兄各異，其長兄船漂沒水中耳；且各言風作之時，見一女子牽五兩（原註：舡篷挽索）而行，渡波濤若平地。父母始知妃向之瞑目，乃出元神救弟兄也。其長兄不得救者，以其呼之疾而神不及護也，恨無及。年及笄，誓不適人，即父母亦不敢強其醮。居無何，儼然端坐而逝。⁽¹⁷⁾

以上這篇〈天妃娘娘〉對後來的〈天妃誕降本傳〉有一脈相承之功，如其中之觀音賜孕、禮佛敬神、機上救親、立誓不嫁等情節均為〈本傳〉之所本。不過〈本傳〉在繼承的基礎上又重新進行創作，增植了不少民間傳說的內容，如：“始生至彌月不聞啼聲，因命名曰默”；“甫八歲從塾師訓讀，釋解經義”；十三歲得玄通道士點化，“授妃玄微秘法”；十六歲，窺井得符，遂靈通變化，驅邪救世，屢顯神異；“越十三載，白日飛昇”等等。而在“聖蹟”故事中，還把其中“驅邪救世屢現神異”具體化為“化草救商”、“菜甲天成”、“掛蓆泛槎”、“鐵馬渡江”、“禱雨濟民”、“降伏二神”、“龍王來朝”、“收伏晏公”、“靈符回生”、“伏高里鬼”、“奉旨鎖龍”、“斷橋觀風”、“收伏嘉應嘉祐”等十三篇神話故事。但由於這些故事的宗教神話色彩過於濃厚，連林清標都認為：“如‘收伏’等事，近於荒誕，似不必錄。”但他在《敕封天后志》中實際祇刪略“掛蓆泛槎”、“鐵馬渡江”、“龍王來朝”、“奉旨鎖龍”幾則，其餘的“收伏事”仍照錄不誤，並首創為每一則故事配上木刻圖版，總名曰

《聖蹟圖說》。這一創舉影響巨大而深遠，清嘉、道以降層出不窮的《聖蹟圖志》版本，皆濫觴於林氏之所創，而且直到現在，許多媽祖專題出版物還在不斷地重複此類《聖蹟圖志》的內容。

源於《天妃顯聖錄》的媽祖生平事蹟中有關收伏妖怪的故事，有一部分是篡改其它史料記載而纂綴成篇。如所謂被林默收伏為“部下總管”的“負海怪物”晏公其人，據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等古籍記載，晏原名戊仔，江西臨江府清江鎮人，元初應選入官，為文錦局堂長。因病請歸，遽逝於舟上，遂顯靈於江河湖海。明太祖渡江攻張士誠，遇風浪，得晏公顯靈救護，詔封其為平浪侯。⁽¹⁸⁾又如被林默收伏的嘉應、嘉祐二怪，據南宋太學博士李丑父〈靈惠妃廟記〉：“……而威靈嘉祐朱侯兄弟綴位焉。二朱亦鄉人，生而能神，揚靈宣威，血食於妃官最舊。”可見，朱氏兄弟確自宋代即為媽祖陪祀神，但他倆可不是甚麼妖怪，而是媽祖的同鄉人。據清《莆田縣志》載稱朱氏兄弟名默、默諗，莆田黃石鎮人，默生而有靈異，“年三十二，不疾而卒。建炎四年，高宗渡江，中流風濤大作，忽見默擁朱氏旗至，風遂息，詔封威靈嘉祐侯，額曰‘顯濟’……默弟默諗，女弟六十娘，亦皆生而神異，並祀附食。”⁽¹⁹⁾

由於媽祖傳記被過多參雜“近於荒誕”的神話故事，故曾招致一些儒者的批判和否定。清·趙翼：“竊意神之功效如此，豈林氏一女子所能？蓋水為陰類，其象維女，地媪配天則曰后，水陰次之則曰妃。天妃之名，則謂水神之本位可，林氏之說，不必泥也。”⁽²⁰⁾孫星衍：“天妃之祀，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，以護海運有奇應，加封號積至十字、十二字，廟曰‘靈應’。他書以為始自宋，又舉人神以實之，皆未見於正史……。若夫水為土，妃又居坎位，陽函陰，故海神有女象焉。”⁽²¹⁾這些儒者主張用陰陽五行之說解釋海神崇拜現象，而不必拘泥於真實的林氏女子，這未免又陷入另一種誤區。

鑒於宗教迷信附會給媽祖形象帶來諸多負面影響，清嘉慶進士陳池養特作〈林孝女事實〉一文，還媽祖為人的本來面目：

……年十六，隨父兄渡海，西風甚急，狂濤怒撼，舟覆。孝女負父泅到岸，父竟無恙，而兄沒於水。又同嫂尋其兄之屍，遙望水族輳集，舟人戰慄。孝女誠勿憂，鼓柁而前，忽見兄屍浮水面，載之歸葬，遠近稱其孝女。嶼之西有鄉曰門夾，石礁錯雜，有商船渡此遭風，舟人哀號求救。孝女謂人：“宜急拯！”眾見風濤震蕩不敢前。孝女自駕舟往救，商舟竟不沉。自是矢志不嫁，專以行善濟人為己任，尤多於水上救人。殆濱海之人，習於水性，世因稱道其具種種靈異，流傳不衰。⁽²¹⁾

然而，陳氏這篇〈林孝女事實〉對後世的影響遠不如〈天妃誕降本傳〉，迄今所知僅清末溫陵楊浚所纂《湄洲嶼志略》全篇收錄陳文以為媽祖傳記，而摒棄那些近於荒誕的降妖伏怪故事。⁽²²⁾另有民國二十四年福建教育廳出版的《閩賢事略·孝女林默事略》亦全文採用陳文。⁽²³⁾

爭議不休的出生地

媽祖出生於湄洲嶼，不僅宋、元史料記載完全一致，而明、清多種莆人所纂修的地方誌所記亦如出一轍。如：黃仲昭《弘治八閩通志》：“神姓林，世居莆田湄洲嶼。”⁽²⁴⁾周瑛《弘治興化府志》：“湄洲在大海中，與極了相望，林氏靈女今號天妃者生於其上。”⁽²⁵⁾康大和《萬曆興化府志》：“天妃之神，本姓林，世居莆陽之湄洲嶼。”⁽²⁶⁾廖必琦《乾隆莆田縣誌》：“天后姓林，世居莆之湄洲嶼。”⁽²⁷⁾直到林清標的《天后本支世系考》才提出媽祖出生地在賢良港的異議。林之立論依據主要是賢良港《林氏族譜》所列世系，並引證族前輩林麟焜為《天妃顯聖錄》所作之序言。案：賢良港與湄洲嶼僅一水之隔，宋代同屬於莆田縣新安里。林麟焜於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以中書舍人充副使，同正使汪楫東渡琉球冊封國王。使還，應僧照乘之請，為即將付梓之《天妃顯聖錄》

序稱：“湄洲天妃，吾有林氏唐邵州刺史公七世女孫也。林族俱出自唐明經擢第太子詹事上柱國披公後，則妃之高、曾、余諸祖也。際五季擾攘之秋，以曾祖棄官歸隱，厥後移居海之濱，妃自是誕焉。今世祀祖祠尚在，予過而瞻拜之。”林麟焜此序在原版《天妃顯聖錄》中排行第五，在其前已有林堯俞、林蘭友、黃起有、林岵四篇序文⁽²⁸⁾，而其中三位林姓作者，也都是“九牧林”的族前輩，卻又都認定媽祖誕生在湄洲嶼。

林堯俞為明天啟禮部尚書，致仕還鄉後得《天妃顯聖錄》稿本而首序之：“嘗聞天下名山大川之勝，每多精華發越之奇。蓋地靈所鍾，非生聖人以興道致治而居君師之任，則生神人以理陽治陰而寵天地之化，此理之常有必然者。吾莆之外有湄洲，屹大海中一孤嶼也。浩浩漭漭，吞吐日月。山峯突以浮青，石巉峨而映紫。而天妃熏修於其間，豈非山川之精華所發越者乎？”

林蘭友為明末御史，鼎革後嘗隱居湄洲島，從事反清鬥爭，所以僧照乘亦請他作序：“……迨余寓湄島，披閱天妃世譜，考其所載，如神授符籙、現身救世諸事，皆歷歷不誣。”可見，林蘭友在湄洲島也見過同賢良港相類的“世譜”。

林岵為明季吏科給事中，也是一位遺民，其序云：“天妃為都巡檢惟愨公六女，學道莆之湄洲。方其生也，地變而紫，香繞於室。”

既然所有史料都記載媽祖家居湄洲島，那麼賢良港的祖祠建於何時？林清標〈賢良港祖祠考〉：“港之祖祠，前代已有建立。明永樂十九年，上以天后屢著靈異，聞祖祠圯壞，特命內官赴港修整。”這段考證並未考出祖祠肇創的具體年代，祇含糊地說它建於清代前，明永樂十九年（1421）首次重修。為解開這一謎底，筆者1987年從莆田縣檔案館發現一部清抄本《南渚林氏族譜》，譜中單列〈靈女〉一則：“妃父僑居湄洲嶼，為署巡檢日也。妃生嶼上，土盡渥丹。兄鎮，子孫衍嶼上。妃之舍基、祖廟猶存。明洪武初，詔遷過岸，今新安里賢良港後林是其後也。”此譜創修於明正統九年（1444），歷經重修，最後一篇序文是林麟焜手書

墨槓，作於雍正元年（1723）。《南渚譜》的這段記載還可以從《興化府志》得到印證：“湄洲嶼，若水之湄，宋、元多居民。洪武初，以勾引番寇，移禍地方，守備指揮李彝奏遷內地，島嶼遂虛。”綜上可證，賢良港的林姓居民，是明洪武初從湄洲島內遷過來的，其祖祠亦當肇建於此時。迨明永樂以後，海禁漸弛，一部分移民陸續回遷湄洲，但另一部分移民已在內地建基立業，便滯留不歸，這同清初福建沿海經歷“截界”與“復界”的歷史情形是相類似的。由此，湄洲島和賢良港兩地的林氏家族，便有了同根同源的宗祠和世譜。至於媽祖誕生的具體地址，據今湄洲東蔡村尚存明末僧照乘所立“天妃祖蹟上林”之碣，該村之社廟亦名上林宮，這與賢良港之林稱為“後林”亦似有呼應。另外，該村海邊有一巨石狀若倒伏螺殼，上鐫“天妃故里”四大字，無款識，據石質風化程度及字體特徵，亦為僧照乘所為。此地為湄洲最早之港口，因岸邊巨石如螺，故名螺港，這又與賢良港別名相混。明·朱澗嘗稱“吾莆海上黃螺港林氏之女”⁽²⁹⁾，就是指湄洲的黃螺港而不是賢良港的黃螺港。因為古人行文，一般都是以“海上”指島嶼。清初郁永河更是明確指出：“相傳神為莆邑湄洲東螺村林氏女，自童時已具神異，常於夢中飛越海上，拯人以溺。”⁽³⁰⁾郁氏雖為浙人，但他曾親臨莆田考察風俗民情。

媽祖出生地除湄洲島和賢良港之異議外，近年又冒出福建霞浦松山一說。據稱是當地民間傳說林願所任都巡檢衙門在霞浦松山，故林默亦出生在那裡。又據說松山天后宮原存八軸六十四幅《阿婆圖》（即媽祖生平事蹟圖）中亦有此一說。可惜這套軸畫已毀於文化大革命的“破四舊”運動，迨最近才採老人回憶重新繪製出來。我們姑且相信有這麼一套《阿婆圖》，但又能說明甚麼呢？資料顯示，用連環圖的形式闡釋媽祖的生平事蹟，是由清乾隆《敕封天后志》編者林清標所發明，此後各種版本的《聖蹟圖志》層出不窮，並被許多民間畫家做繪成壁畫或圖軸，用作天后宮殿堂的裝飾。其故事內容亦大多做倣《聖蹟圖志》，但也有採訪當地民間傳說另行創作的。如仙遊楓亭媽祖廟大殿內左

右兩壁就繪有五十六圖神話故事，其內容情節迥異於流行的《聖蹟圖志》，其創作年代為清道光重修廟宇之時。所以，松山《阿婆圖》顯然也是18世紀以後的產物，其時媽祖已被尊為天上聖母，當地信眾出於對神靈的敬愛而產生里籍認同感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作為學術上的立論，則必須有可靠的資料為依據，否則，靠新聞炒作辦法是站不住腳的。

異說紛呈的生卒年

媽祖的生卒年，亦乏原始資料可證。今所見涉及媽祖生年的最早記載，是劉克莊的〈風亭新建妃廟記〉：“妃以一女子，與建隆真人同時奮興。”⁽³¹⁾“建隆”是宋太祖的第一個年號，故元人張翥將之演繹為：“宋平五季而神始生。”⁽³²⁾元·程端學則首次提示媽祖的年齡：“室居未三十而卒。”⁽³³⁾若把以上宋、元資料連綴起來即：媽祖大約出生於宋建隆初，卒年二十八、九歲。應該說，這一結論，與《天妃顯聖錄》首倡，現已形成基本共識的960-987年之說相當接近。但到了明代，人們為確定舉行祭祀的日期，又開始考究媽祖生卒的具體年、月、日，但考得越細，歧異也就越多。茲為節省篇幅，謹把明代關於媽祖生卒年月日的不同記載分別列表於下：

出生年月日不同記載列表

公元	年 號	月 日	資料出處
742	唐天寶元年	三月廿三日	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
943	後晉天福八年		張燮《東西洋考》
960	宋建隆元年	三月廿三日	僧照乘《天妃顯聖錄》
976	宋太平興國四年	三月廿三日	《南渚林氏族譜》
984	宋雍熙元年	三月廿三日	《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》
1093	宋元祐八年	三月廿三日	《八閩通志》

逝世年月日不同記載列表

公元	年 號	月 日	資料出處
987	宋雍熙四年	二月十九日	《東西洋考》
987	宋雍熙四年	九月初九日	《天妃顯聖錄》
987	宋雍熙四年	九月廿九日	隆慶《泉州府志》
1006	宋景德三年	十月初十日	《東西洋考》
1008	宋大中祥符元年	十月初十日	《南渚林氏族譜》

從上表可以看出，明人關於媽祖生卒年的記載多屬傳聞或臆測，根本沒有什麼確鑿證據。其中生年以天寶元年和元祐八年兩說尤為荒謬，因前者“九牧林”始祖林披尚未登第，而後者媽祖信仰在莆田、仙遊沿海一帶早已傳播。但明人所記三月廿三這個誕期卻出奇地一致，其原因是明初道教人士為把媽祖信仰納入本教而特創一部《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》，編造媽祖為太上老君命妙行玉女下凡，“乃於甲申之歲三月二十三日辰時降生世間”⁽³⁴⁾，此後經各宮廟主持道士大力宣揚而逐漸約定成俗。其實，由主持祭祀者為神祇核定生日是民間信仰的普遍現象，媽祖自不例外。祇要約定成俗，就會為廣大信眾所接受，根本毋須較真，也不可能較真。由信眾自發的媽祖誕辰賽神的習慣，宋代即已形成，不過時間原來在仲春二月。劉克莊〈即事〉詩：“香火萬家市，煙花二月時；居人空巷出，去賽海神祠。”⁽³⁵⁾但經明代道士對《天妃救苦靈驗經》的大力宣揚，至遲到明末，三月二十三這個媽祖誕慶日已在全國各地普遍被認同。徐孚遠〈賽天妃詩〉：“季春下浣水南頭，喧喧征鼓賽湄洲。天妃降真在此地，相傳聖蹟無時休。”⁽³⁶⁾史璿〈蠶沙口天妃詩〉：“年年三月賽天妃，曬網新從海上歸。阿姑拈香郎酌酒，風波無恙水田肥。”⁽³⁷⁾這兩首詩說明從湄洲灣到渤海灣的慶誕時間完全一致。

中國民間俗神一般祇有誕慶而無忌祭，因為這些神祇，如玉皇、城隍、觀音、齊天大聖等都不是真實的人，故祇定其生而不能定其死。而媽祖既是真實的人，則有生必有死，這便有了忌祭。但忌祭成俗時間較晚，史料亦未見明確記載，估計是清康熙間《天妃顯聖錄》正式刊行和清廷敕行春秋致祭之際。《顯聖錄》據民間傳說認定媽祖於九月初九登湄峰羽化昇天，這一天恰好是重陽登高之節，又與奉敕秋祭的時間亦相符合，便自然地為官方和民間所一致接受。

【註】

(1)〔宋〕劉克莊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卷四十九〈白湖廟〉。

- (2)〔清〕抄本《莆田白塘李氏族譜》忠部
- (3)〔宋〕陳宓《復齋文集》卷十九〈白湖順濟廟重建寢殿上樑文〉。
- (4)〔宋〕咸淳《臨安志》卷七十三。
- (5)〔宋〕李俊甫《莆陽比事》卷七。
- (6)〔元〕至順《鎮江志》卷八。
- (7)〔宋〕寶祐《仙谿志》卷三。
- (8)〔元〕黃淵《黃四如文集》卷一。
- (9)(33)〔元〕程端學《積齋集》卷四〈靈濟廟事蹟記〉。
- (10)(24)〔明〕黃仲昭《八閩通志》卷五十九〈弘仁普濟天妃宮〉。
- (11)同上引〔明〕彭韶《莆陽志》。
- (12)〔明〕周瑛《興化府志》卷五十五〈群祀志·天妃廟〉
- (13)《天妃顯聖錄》今僅存臺北圖書館藏本，為僧照乘之徒晉日、徒孫通竣重修，刻於雍正四年以後；另有林有勝改編的《天后顯聖錄》，今有雍正三年三山會館刻本，存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。
- (14)《敕封天后志》下冊。
- (15)〔宋〕黃公度《知稼翁集》卷五。
- (16)〔元〕洪希文《續軒渠集》卷三。
- (17)《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卷四。
- (18)同上卷七，另外《古今圖書館集成》等亦有類似記載。
- (19)乾隆《興化府莆田縣志》卷四〈寺觀·顯濟廟〉。另《八閩通志》祇單記朱默事蹟，其情節又比《縣志》詳細。
- (20)〔清〕趙翼《陔餘叢考》卷三十五〈天妃〉。
- (21)〔清〕孫星衍《瀛洲筆談》卷二〈重修臺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〉。
- (22)轉錄自〔清〕揚浚《湄洲嶼志略》卷一。
- (23)《閩賢事略》由鄭貞文主纂，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- (24)〔明〕弘治《興化府志》卷七〈戶紀·山川考·湄洲嶼〉。
- (25)《萬曆興化府志·補遺·仙釋·天妃》
- (26)《興化府莆田縣志》卷三十二〈人物志·仙釋〉
- (27)臺北本《天妃顯聖錄》僅存林堯俞、黃起有、林麟焜三序，而三山本《天后顯聖錄》則五序全收。
- (28)〔明〕朱瀚《天馬山房集·天妃辯》。
- (29)〔清〕郁永河《裨海記遊·海上紀略》，書中有關於莆田民俗的生動描寫。
- (30)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十一。
- (31)〔元〕張翥〈天妃廟序〉，載《弘治興化府志》卷二十九〈藝文志〉。
- (32)無名氏《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》刊於明永樂十四年，後收入《道藏》。經文中之“甲申”有可能是“庚申”之筆誤。
- (33)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卷十二。
- (34)〔明〕徐孚遠《欄瑣堂存稿》卷六。
- (35)載《永平府志》卷三十九。